



263

烟草

狄莫夫著

烟草

第二部

〔保加利亚〕狄莫夫著

秦水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六〇年·北京

Димитър Димов

ТЮТЮН

(втора част)

据俄译本“ТАБАК”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6) 译出。

烟 草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京华印书局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1534 字数347,000 开本850×1163 耗 $\frac{1}{32}$ 印张15 $\frac{7}{16}$ 插页1

1960年6月北京第1版 1960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700册

定价(3) 1.90元

第二部

1

已经是多雨的早春，德军进入了保加利亚。索非亚的大街上，向南开的摩托化部队整天隆隆地响着。它们一个纵队接着一个纵队地穿过晨雾，被雨水冲洗干净的灰色装甲闪着亮光，高射炮和高射机关枪直指着天空。马达喷出的灰蓝色的烟，弥漫成一层透明的烟幕，把它们笼罩起来，透过这层烟幕露出各师团谜一般不可理解的、野蛮的标志：鬏骨，野羊，奔蹶的野兔，展开双翅的鹰。部队偶而停下来休息，这时兵士们的脑袋便从坦克、履带牵引车、辎重车里伸出来，他们那水汪汪的蓝眼睛冷漠无情地顾盼着。这些德国人不慌不忙地活动着颞骨，嚼着火腿和香肠。这是精锐的摩托机械化部队，是播种死亡和进行破坏的机器人。人们怀着惊惶的心情默默地打量着他们。

接着，希特勒青年团摩托化步兵开来了，这是一群嗜血的黄毛野兽，他们还没尝到人生的乐趣，便已学会了杀人放火。他们的后面是普通步兵纵队，这些纵队的兵士都是征来的条顿族的工人农人，他们留在田地和工厂里的工作已由俘虏来做了。这些兵士体格既不矫健，精神也不旺盛。身材高大已过中年的汉子，沉重地拖着因长期行军而发肿的双脚。他们冷漠地听着看

熱鬧人的喧鬧聲，蠢笨的臉好象在沉思。這是些有過生活經歷的普通人，他們一點兒也不願意為康采恩的利益去賣命；但是，受到軍紀的束縛，他們只能猶豫地問自己，為什麼要把他們驅趕到這裡來？他們疲憊不堪的樣子和沉默不語，引起了某種同情。在行軍途中休息時，埃森^①工人拉着保加利亞兒童的手在人行道上慢慢踱來踱去。波米蘭^②的長胡子農民，忧郁地望着綠油的青草和抽枝開花的樹木，想起自己的田園。接着，他們又背起步槍，戴好鋼盔，默默地、慢吞吞地繼續踏上往南去的漫長的征途。

十天之後，霧散煙消，首都處在一片濃密的綠蔭中。索非亞從來也沒顯得這樣安詳而又輕佻。糖果點心咖啡店和飯館里，坐滿了文雅的人們。大街上，小轎車載着美貌的婦女和態度傲慢的男人疾馳過去，戴鋼盔的德國摩托車兵和德軍、保軍司令部的汽車也來回轟隆隆地奔馳。一到晚上小吃店就熱鬧起來，花酒館和暗娼下處也接着喧囂起來。喝醉了的小商店主拍着德國人的肩膀，舉杯祝賀狡猾地挑撥德國人為爭奪色雷斯和馬其頓而戰的國王陛下的健康。天亮以前，叫喊、歡笑和胡鬧完全沉寂了，人們搞得精疲力竭。背井離乡的德國兵，郁闷地挽着妓女們的手，向附近的旅館走去；默默無言的夜班工人用水龍帶向路面上洒水，在一片靜寂里，听得見孤伶伶的警察的脚步聲。靠近火車站旁邊，一個值夜班累得疲憊不堪的女話務員，在埋怨工資太低；衣衫單薄的靠養老金過日子的人，在抱怨物價不斷上漲。

當德軍各師團向南進發的時候，煙草業巨頭們展開了狂熱的活動。一些新的股份公司匆忙地成立起來。對煙草業一竅不

① 德國西部的重要工業城市。——譯者注。

② 德國北部的一個州。——譯者注。

通的市會，成了热烈的亲德分子，他們为新公司注册，簽訂合同，从德意志卷烟康采恩取得貸款。那些原先脑子里連想都沒想过作买卖的令人尊敬的后备役軍官，現在也染上了这种“烟草狂”，琢磨着垂手可得的利潤。他們取出藏匿已久、早就忘到脑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德国勳章，并拜托朋友們在封·海耶尔面前談談他們以往的功劳和廉洁。不錯，这一类人有些过去确实是廉洁的。他們不懂得盜窃和說謊，正象不懂得經商一样，一切商业上的事务，都是从老公司里雇来的半文盲工长替他們办的，这些工长也就馬馬虎虎地接受他們授予的鉴定师的头衔。巴塔什斯基同一个后备役的將軍一起創辦了一家規模不大但很有发展前途的烟草公司。这位“尼古丁烟草公司”的老工长，买了一輛汽車，搞了个姘头，把兒女送进德国人办的学校去上学，不过人們很快就都嘲笑和指責他还是依人作嫁。他仍旧和以往一样，只有在故乡的小市鎮的小咖啡館里，以及在欺騙庄稼汉的滿是霉味的乡村小客店里，才觉得自由自在。他在那里是最狡猾的小詐騙能手和收購手，他在收購时是沒人敢同他竞争的。因此，他經常能够以低价購进大批烟草。

“尼古丁烟草公司”也准备好向爱琴海沿岸地区发展业务。它同另外几家大公司一起迫使政府通过一項決議，根据這項決議，在这个地区收購烟草时发生一切風險的损失都由国家負責賠償。这样一来，莫列夫和巴魯特契耶夫先生以及其他一些人，就保險不至于賠錢了，可以稳稳当地坐收利潤。如果色雷斯落到另一个强国手里，国家一定——不知为什么——要把公司收購而未运回的烟草的价款付給公司。

“这将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一天晚上保利斯在恰姆科利亚說。

“什么打击？……”伊利娜心不在焉地問。

她疲倦地溜了他一眼——跟封·海耶尔和当过少校的符里什姆特混了一天，她已經疲憊不堪了。

保利斯細嫩的脸已經憔悴了。松弛的皮肤，嘴旁的皺紋和眼下的浮腫，說明他因經常過度操勞和无节制地喝白蘭地酒已未老先衰。伊利娜冷漠地想到，再过几年，他就要变成一个沒有肉欲、厌恶女人的丑老头了。

“我跟你說的話，你从来也不注意听，”他非常激动地說，“你只关心玩乐。”

“可是你說过什么事呀？”她一边問，一面翻找准备睡覺前看的偵探小說。

“我說，如果一直到战争結束，都能在爱琴海沿岸地区預購大批新摘的烟草該多好……”

“你有什么根据断定色雷斯始終是我們的？”

“会是这样的，德国人暂时占領它……这是德国人郑重答应我們的。你要知道，如果我能够赶得上把烟草运到保加利亚，在每个人都拚命搶烟草的时候，把它拋到世界市場上去，那会有什么結果！……战后，对烟草的需求必然增多。这全是冒险的事，可是，我喜欢冒险。”

“如果希腊人侵犯我們怎么办？”伊利娜反問道，她并不掩飾她的激动，“他們不仅要把自己的烟草运回去，順便也得把咱們的卷走……那时你的运气就无影无踪了。”

“希腊人和塞尔維亚人永远也侵犯不了我們，”保利斯反駁道，“他們的軍隊今年春天就会被消灭。”

“你認為这样嗎？”

“英国人会打来的，但是他們不侵犯私有財產。”

“你以为俄国人不会到我们这儿来吗？”

“俄国人？”保利斯笑了起来，“今天你这种悲观情绪甚至影响了符里什姆特这样的笨蛋！……英国人正想使德国和苏联两败俱伤呢。”

“符里什姆特胡言乱语一通以后，难道你没听见封·海耶尔说什么吗？他认为战争还没开始。对德国人来说，只有在矛头指向东方的时候，才算开始真正的战争。”

“他们三个月就能消灭俄国。可是经过这一场大战之后，无论是德国军队还是苏联军队，就会全打光了。”

伊利娜找到了她所找的那本侦探小说，打算回到自己屋里去。保利斯经常保持的乐观情绪，使她感到气恼。他已经失去了生活和生活里的一切享受，却还以那种和他年龄不相称的、迟钝阴郁的、守财奴的顽固态度死抱住自己的金银财宝，认为没有任何力量能把他的财产抢走。

“你对事情想得还不错，”她冷冷地说。

“你对这些事有什么想法？”

“我什么想法也没有。对我反正都是一样。”她懒洋洋地打了个呵欠，连晚安也没向他说一声，便走回自己的房间。从各方面看来，保利斯往日的机警，由于不合理的、过度紧张的生活方式和酒，已经消失净尽了。甚至连从前经营得很有条理的商业，现在他经营起来也显得没有起色、畏畏缩缩、优柔寡断。伊利娜看出他变得如此迟钝，就产生了一种报复性的幸灾乐祸的心情。她恨他，她模糊不清而又不可理解地恨透了他，她恨他的贪婪，他的残酷，他那狭隘的思想，恨他完全不会享受积累起来的财富。她恨他，还因为使她成为同谋者，毒害了她的灵魂，扼杀了她固有的生活乐趣；她从前多么热爱生活啊！于是她在走进

自己的房間時，怀着輕鬆愉快的心情想到和已經成了她的情夫的封·海耶爾即將到來的會見。

伊利娜脫了衣服，拿起那本偵探小說，看了几章，便沉入夢鄉。黎明時，她睡醒了。窗上的玻璃被沉悶的接連不斷的喧聲所振動，好象暴風雨即將來臨，但是伊利娜却听不見那熟悉的風的呼嘯聲。她感到一種莫名其妙的緊張情緒，爬起來打開了窗戶。天色已明，朝霞初現，松樹梢頭以它為背景明顯地衬托出來。沒有風，樹枝一動不動。明淨的晴空，還閃着稀疏的晨星。別墅的四周萬籟俱寂；只有遠處傳來陣陣沉悶的喧聲。這種喧聲好象山區風暴的自然的咆哮，是同雷鳴的漫長回音混在一起的咆哮。隆隆的響聲從山後的什麼地方傳來，在山峰上、在山的隘口和谷地上不祥地轟鳴。伊利娜猜想，這是飛機投彈的爆炸聲，達達的機關槍聲和重炮摧毀堡壘的齊射聲混成一片了。按直綫算，這裡到希臘邊境不過二百公里。向愛琴海的進軍開始了。這時伊利娜因為感到一種對統治世界的血手的恐懼，不安地打了個寒戰。

復活節那一天，保利斯回老家探親去了，伊利娜趁他不在，請里亭費德和封·海耶爾來吃午飯，保利斯最近不大喜歡這兩個人。伊利娜曾對保利斯說，從復活節的头一天夜里到第二天她要在醫院值班，好象是他不在家時她無心娛樂。這一天，為了表示對盟軍的好感，她要求里亭費德和封·海耶爾每人帶一個德國士兵或軍官上她家來。

封·海耶爾帶來的是令人討厭的符里什姆特少校（他現在已是上校了），而里亭費德好象很机灵，他邀來了自己的堂兄弟，坦克兵中尉秦克爾，這使伊利娜出乎意外地高興。他們來到沒多久，封·海耶爾打發自己的汽車給她弄來四束蘭花。

吃午飯的時候，秦克爾中尉吸引了大家的注意，他從國內帶來許多新聞。青年軍官是個愉快而有風趣的人，也很能說俏皮話，甚至當着上校的面也不拘束。他講了幾個十分體面的笑話，並且取笑了伊利娜。他那青銅色的臉，藍眼睛和一身綠色的軍裝，十足地表現出標準的德國派頭，這使伊利娜暗暗想到：“莫非種族論真有點根據？”然而符里什姆特上校那鷹勾鼻的閃族的象貌和他的黑頭髮，又恰恰是個反証。她一面打量着上校，一面想起她所認識的一位猶太醫生；這醫生長了一副阿利安人的標準臉型。由於這一切，她總是笑咪咪地看着這個年輕的軍官。但是，每當她碰到他大胆含笑的眼光時，就抑止不住如針刺般的戰栗。秦克爾忽然感到自己說了許多無用的話，便沉默下來，堂兄嚴厲的眼光使他畏怯了，這眼光向他暗示：伊利娜是只供特等人物享用的葡萄酒。這時飯桌上的情緒低落下來了。中尉覺得很抱歉，提心吊膽地向封·海耶爾瞥了一眼，封·海耶爾默默地把那份餐後的甜食吃完。里亭費德陷入陰郁的沉思中，因為他聽說年歲大的人也要征召入伍了。符里什姆特試圖使談話活躍起來，於是便向伊利娜提了些問題，可是一個比一個無聊。他問起保加利亞醫務工作的狀況。他同往常一樣，打聽得非常詳細，追根問底，同時把每個細節注意地收進他那參謀人員深不可測的記憶里。

“您為什麼這麼關心醫務工作？”封·海耶爾問道。

“關心一切，這是我的職責，”上校答道。“只有這樣做，我才能估計一個民族的軍事潛力。”

上校受到好葡萄酒的刺激，不再顧慮有禮貌的談話對手使他陷入窘境了。況且，伊利娜用巧妙的問題把他談話的興致鼓勵了起來。於是上校便全神貫注，用堅定的口吻說出自己對戰爭

結局的眼光。他說：民族的戰鬥力，是由德國人民輝煌地顯示出來的一系列因素形成的。戰鬥行動是隨着數學的準確性發展的。在這次戰爭中，對一切問題都估計到最微末的細節。參謀總部的上校符里什姆特逐項列舉，多方引証，加以概括並作出結論。於是，一句話，任何一個庄稼漢都應該了解，德國人一定勝利。上校對每個細節都談得津津有味，他用象機器均勻的响声般平穩的聲調繼續說下去。他不知不覺地吸住了女主人、秦克爾以及心神不定的里亭費德的注意力。只有一動不動的封·海耶爾沉默不語，憂郁地低頭听他說話；仿佛要說明他無心參加餐桌上的高談闊論。符里什姆特上校和封·海耶爾在軍事學校是同期同學，他在學校以非凡的記憶力和罕見的勤勉著稱。然而，早在那個時候，封·海耶爾就對他印象不佳。符里什姆特的確得過優秀的評語，然而他總是象一架計算機一樣。

這時，封·海耶爾懷着氣憤和失望的心情，想到每一個德軍參謀部里都有類似的“計算機”。所有這類“計算機”都是奴才一樣地俯首听命，冷漠無情地嘩啦嘩啦响，他們象任何一種機器一樣，不能把沒有納入統計和計算範圍內的政治因素估計到戰爭里去。在他們的機械式的思想的深處，在他們呆板的自動性以及在他們非常迅速的晉升里，存在着一种可怕的东西。封·海耶爾知道，德軍參謀部不過是由這類百依百順的“計算機”組成的，在他們這一行的人里，不能容許一個敢于對當前東進的勝利有一點兒懷疑的人。

“蘇聯的行動使我們很不安，”伊利娜說。

“這都是事先預料到的！……”上校連忙証明說。他象刺猬一樣吃着東西，顎骨從容地磨動，一点点咀嚼食物。“德國還沒利用它所擁有的巨大后備力。”

里亭費德哆嗦了一下，仿佛被刺痛了似的。因为后备力量也包括他在內。

秦克尔喝过了咖啡，便站起身来打算告辞。他觉得自己在这些过了中年的男人的談話里，是个多余的人。符里什姆特又吸住了大家的注意力。現在他象个老学究似地补充談起有关烟草交易的消息。

“您走那么早干什么？”伊利娜随着秦克尔站起来，問道。

“要去照顧弟兄們，”中尉答道，同时用微笑向她示意他不想走。“今天給我們送来很多葡萄酒。”

“这有什么关系？”

“我担心，怕他們喝得太多了。”

伊利娜走到前厅来給他引路。她返回屋里时，眼里兴奋的亮光，沒有逃过阴郁的封·海耶尔的眼睛。

中尉走下楼时，愉快地哼着小調。他刚走出大街，踏上人行路，接二連三地传来了沉悶的爆炸声。他那有經驗的耳朵，馬上判断出这是炸弹在附近爆炸。“也許是演习，”他心不在焉地暗暗想道。但今天是复活节，保加利亚人未必会选定这样盛大的节日来搞轟炸演习。过了五分鐘，几架密瑟尔施米特^①式歼击机流星般飞速地划过天空。秦克尔懶洋洋地坐在出租汽車里，叫司机把車开到城外他的坦克掩蔽的地方去。路上有三輛高速馳騁的軍用救护车赶过了他的車子，此外再沒遇見什么特殊情况。

他在城郊看見几間烟霧弥漫的茅屋和从茅屋向外搬尸首的

① 德國飞机。——譯者注。

士兵。秦克尔中尉大吃一惊，他想：“遭到沒拉警报的空袭了！”他下了出租汽車，走过被炸毀的小房，直向隱蔽他的坦克的树木稀疏的小丛林奔去。司务长正在清点刚才高射机枪射击时丢下的弹壳。秦克尔緩緩地舒了口气。他的坦克和兵士都安然无恙。于是，他点起一支紙烟，又哼起快乐的小調。见过华沙的惨状后，这些烧焦了的尸体不会給他留下任何印象的。他抽完了一枝烟，把司务长叫了来，說：

“繆列尔！……我还要进城去。你好好照顧着，可別出事啊！”

他說完笑了笑。繆列尔也笑了笑，他猜得出中尉是去找女人的。

这天晚上，封·海耶尔由于心情煩悶和滿腹狐疑，又上伊利娜家来了。女僕，一个穿着白围裙的麻臉老处女来給他開門。伊利娜不知在哪家医院里搞来这么一个不言不語、不懂礼貌的人。她气冲冲地接过他的帽子和斗篷时，封·海耶尔問她，今天在这里吃过飯的先生們有沒有回来的？

“我不知道，”女僕答道。“我买东西去了。”

封·海耶尔暗想，伊利娜挑的女僕正合乎她的需要。

伊利娜在前厅里接待他。她換了装，脫下了吃飯时穿的那件連衣裙，換上往常穿着上医院去的那套短上衣和裙子。在堂皇富丽的环境衬托下，她穿的这身縫制得雅致合体的衣服，稍稍显得旧了一些。

“您一向沒有不約而来过，”她責备地說。“大家今天都已来过了，我今晚要上医院值班去。”

“遇到这种情况，我一分鐘也不耽誤您。”

封·海耶尔轻松地舒了口气。他以为会在伊利娜家碰见秦克尔，他就是为这个来的。

“也好，你呆下吧！……”伊利娜说话的声音是诚恳的，可是封·海耶尔不知道她是真心还是假意，“我想办法抽出身来。”

从来把职责看得高于一切的德国人惊奇地问道：

“那怎么行呢？”

“这很简单，托个同事的替替班就是了。”

“这不太方便吧！……我以为您有工夫哩，还邀了科斯托夫和里亭费德上您这兒来，想打会兒桥牌。”

“我也正不想上医院去。”

伊利娜打电话给一位同事，求他替班。他立刻答应了。这是一个相当聪明而有远见的青年人，他懂得一个上流社会出身的女人对医院的主治医师有多大的影响。

“全都安排好了，”她说着挂上了听筒。

然而，在她离开电话机时不由得想到，自己的行动，即使是细微小节，变得越来越轻佻、越来越没有原则了。她过分地利用了同事的柔顺性格，专门玩乐，一本书也没读。医学对她来说，不过是个幌子，这个幌子下面掩盖着百万富翁夫人的虚掷的年华，掩盖着她生活的盲目性。但是，她立即驱散了这些念头。她已经养成一种习惯，当她感到自己的行为卑鄙，对不起所依附的人时，就赶快压下这还能感到的良心谴责。她坐在安乐椅上，点起一支纸烟。

“我今天不让您讨厌吗？”德国人问，“以后我再也不一天带两次客人来了。”

“符里什姆特说起话来好象一盘磨似的，喋喋不休，”伊利娜说。

“他在军事学校时，就是这么个人。我和他是同期毕业的。”

“那么說您也能当上校了？”

“連將軍都当得上。不过我沒当那个，倒当了康采恩的經理。”

“您对这一点觉得惋惜嗎？”

“不，我要是留在軍隊里，就会跟秦克尔、符里什姆特他們一样了。如果不跟他們一样，我就会被免职。”

伊利娜笑了。

“您笑什么？”他問。

“因为我越来越象您了。我已經习惯于一种看法：不管我做什么事都是好的，而且好得不得了。”

“您一定要相信这一点。”

伊利娜瞥了他一眼，她想：面前坐着的也是个同她一样乖戾、冷酷而残忍的人。他把任何卑鄙的勾当都看成是无所謂的事，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但是，他并不願意承認这一点，而宁願使自己的荒謬世界在音乐和哲学里麻醉。他梦想着德意志的伟大，但也苦恼地相信它的失敗；他講述超人的优越性，但是他自己却在秘密警察的爪牙面前发抖；他自認為是有远見的人，然而却猜不到伊利娜已用秦克尔代替了他。这里既包含某种悲剧式的东西，同时也有着嘲弄的意味。伊利娜怜悯起他来，她說：

“我不能象您那样信仰坚定……我从下层走进你們的世界，因此我比你們更清楚地了解现实。”

“是啊！”他連忙附和道。“您的錯誤就在这里。無論是善还是恶，都不存在。除了人类自己創造的现实之外，沒有第二个现实。”

“这是一种应时的、但无益的观点，”她反駁道。

“为什么？”

“难道您自己不相信自己的話嗎？”

封·海耶尔沉思起来，企图用昨天发生的事情来解释她的心情。他絞尽脑汁找寻可能的原因，但他忽略了一个最简单的原因，那就是秦克尔刚走沒多大一会儿。他不知道也猜不到，伊利娜由于同这位年輕的軍官离別，引起了痛苦和厌烦，現在她正在克制这种心情。

过了不大工夫，里亭費德来了，他显得惊慌不安，报告了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敌人的飞机出其不意地袭击了車站前面的地区，保加利亚的防空机关誤認為是德国飞机，所以歼击机起飞迟了。男爵說这番話时，声調非常激憤。

“您把車子停在哪兒了？”他向自己的上司問道。

“我是走来的，”封·海耶尔答道。

“走来的？……”男爵惊奇地說。

他認為这是冒失已极的事。在随时都可能发空袭警报的时候，这瘋子怎能把汽車留在家里而徒步来作客呢？里亭費德这时自以为有先見之明，很得意。他想，他的車停在大門口，只要拉头一声警报，馬上就能把这一伙人送到勃阳別墅去。

“是啊，走来的，”封·海耶尔看出男爵吃了一惊，喃喃地說，“我轉您的車子的念头哩。”

他含意很深地看了男爵一眼，仿佛是說：“先把我送回家，然后你再上花酒館閑逛去。”男爵却心中答道：“今天是复活节，所有的花酒館都休假了。”

“我要是能喝一杯白兰地就心滿意足了，”他对伊利娜說。

“我也想喝一杯，”她說着，从餐具櫥里取出一瓶酒和三个酒杯，“要在我这兒吃頓晚飯嗎？”

里亭費德用詢問的眼光看着他的上司。問題要由封·海耶爾來決定，可是，這個過去的飛行員，這時正在仔細傾听着什麼声响，一句話也沒答。

不知從遠處的什麼地方傳來刺耳的呼嘯聲，聲音越來越大，好像廢墟上的風聲似的。呼嘯聲達到了頂點，便開始象波浪式地漸漸微弱，然後又強烈起來，這時，同樣令人有不祥之感的可怕的金屬聲從四面八方呼應起來。數以百計的警報器向城市發出有毀滅性危險的警報。這些声响在耳鼓里混成一片刺耳的、不協調的和聲，使人立刻感到惶恐。在這陳旧的怪物的号叫声里，含有一種使文明遭到毀滅的野蛮的東西，含有一種使生活倒退到混沌狀態，把智慧和意志變成保存自身的本能的、原始而殘酷的東西。伊利娜和封·海耶爾默不作聲。雖然時間並不大，但里亭費德卻很不沉着，他大驚失色，半晌不能恢復平靜。男爵立刻想到被混凝土塊和扭彎了的鋼筋壓死的念頭。他慌張得幾乎要跑進自己的汽車里，好趕快逃出城去。可是他却一動沒動，只是臉色慘白，聲音嘶啞着囁嚅地說：

“拉警報了！”

“嗯，”封·海耶爾漫不經心地証實道。

“咱們現在怎麼辦？”伊利娜懊喪地問。

“看情況，還得進防空洞，”過去的飛行員答道。

“可是，在家里會有危險嗎？”

“這要看運氣了。”

“好，咱們就碰碰運氣吧！……”伊利娜說。“雖然我們可以吃晚飯了，還是等科斯托夫一會兒吧。”

電燈一下子全滅了，不得不在黑暗里吸煙消磨時間，不去考慮不愉快的前景。里亭費德幾次想打開他那帶活動燈頭的手